

中短篇小说集

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5年卷

朝南朝北

李晃 / 著

李晃

作家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集

朝南朝北

李 晁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南朝北 / 李晁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10

(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5年卷)

ISBN 978-7-5063-8400-1

I. ①朝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5523 号

朝南朝北

作 者：李 晁

责任编辑：李亚梓

特约编辑：朱晓岭

装帧设计：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2×210

字 数：190千

印 张：8

版 次：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400-1

定 价：27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任 何建明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

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

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任 葛笑政

副主任 李小慧

委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李晁，男，1986年生于湖南。三线建设后期随父辈辗转西部，现居贵阳。

2007年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小说处女作，累计发表长短篇小说六十万字，入选各类选本。曾获《上海文学》新人奖、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中篇小说提名奖、贵州省专业文艺奖、《创作与评论》年度作品奖、滇池文学奖等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 21 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 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。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成长的历史

吴秉杰

在参加本年度的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编选之前，我对李晁并没有多少了解，可能就看过他一篇短篇《旱季物语》，它写得很美，有一种通透的灵性，伴随着淡淡的凄清或浓浓持续的一种失落。后来知道，这种失落感差不多是伴随了这本集子中的所有作品。并且正因为有失落，才有了他小说的美。我和李晁没什么接触，不过是读了他的十几篇作品，却有一种感觉的熟悉，但不是熟悉的了解。才气是天生的，不能培养。如同文学创作中的敏感、多情、同情心和想象力一样，这都是作家的天赋，不是我们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编选所能给予的。我想，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给予一些肯定和鼓励，至多再加上交流或交流中的一些帮助。

我可能并不是最适合给李晁写序的人。因为在“复审”时，我对他的小说还有些不满足的意见，现摘录如下：“李晁的小说技巧上没有任何问题。故事、情感和语言也都能见出水平，叙事既有生活本身的意味，也有若有若无的暗示与象征的意味。或许《朝南朝北》这一篇名能概括此集子中的‘茫然’的情绪。……其最好处，在于背后都留下了某些未知的空间，不足处则是水平平均，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作品。”在我之前，阎晶明先生对于李晁的作品也有一个审读评语，摘录如下：“作者的这些小说还是有相对集中特色的。都是写……在小城市里生活，但作者关注的不是他的俗世‘今生’，而是他若有若无、似真亦假、有得有失的浪漫‘前世’，……不过，作者的创作路径有点单一，所述几乎差不多的状态，分开看都还不错，集中读就难免重复、狭窄。”我觉得这里晶明说得最耐人寻味的便是主人公的“今生”和“前世”。这儿所说的“前世”，便是“历史”。

李晁出道很早。二十一岁时便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了中篇《朝南朝北》，那是2007年。这在80后和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作者中都属罕见。李晁后来在《山花》杂志编辑部工作，这对于他的创作也有帮助，因为他在编辑作品时也能接触不同的作者，比较中看到差异或雷同，判断什么是小说作品自己的贡献，真正能让人感动的东西，拓展眼界和思路。现在一般认为，80年代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如同那首肤浅的歌中所唱的那样；也有人对于80后一代有种种不满的指责，譬如认为他们没有吃过苦，没有理想，没有追求，没有责任心等等。我觉得这话很可笑，仿佛我们这一代较之他们这一代还有什么“优越性”似的。我们的下一代（子女一代），没有犯什么历史错误、政治错误，没有“受蒙蔽”；没受封建专制主义的更多的影响，没有奴颜婢膝，唯唯诺诺，说想说的话，表达自己的感情。他们的生活的矛盾、心灵的伤痛、失落的追求，他们对于自己

的不满，应该由 80 后作家自己来说。李晁的这十几篇小说和他的这部集子，就是完成了这样的工作。

80 后作家从引起关注直至今天的成长，从源头上说大约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是大城市涌现出来的新星（上海“新概念”作文大赛），另一类是各种“小地方”出来的作家。我更看好后一类的发展。因为他们写出了不同的环境，有更多的社会观察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（譬如李晁的小说便都较深入地写到了父母，与那些大城市的 80 后作家不同），更接近历史，有背景因而也就有更切实的成长的轨迹。人生环境的描写其实是历史描写的一部分，是历史的另一种存在方式，它不是一句“叛逆”便可以概括和轻轻取代的。所以，我还要补充和纠正一些前面的看法。我喜欢的李晁的小说不限于《旱季物语》这样唯美和淡淡忧伤的作品，还有《双婴记》《空房子》这样一些写得细致而又含蓄的小说。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含蓄，这是长篇必备的要求；还有李晁短、中篇小说故事层面上的含蓄，那是一种让人痛心的含蓄。

对于入选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作家，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。我也相信如李晁这样已有多年创作经历和有实力的作家，是能够承受一种更高的文学标准的要求的。通读他的一系列作品，注意到李晁的多篇小说都写到了主人公的中学时代（初中或高中），部分地也印证了晶明所说的“前世”。从《朝南朝北》到 2014 年、2015 年发表或拟发表的《红果的夜晚》《步履不停》，则是把“前世”发展到了“今生”，只是更细腻些，更富于变化，人物虽有所不同，却仍谈不上什么突破。失落感显而易见，但并不隐含那种失落的追求。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，或许不能苛求作家，可它又是文学的遗憾。有善于“妥协”的作家和不妥协的作家，不应该要求后者通过某种理性调节，以达到那些所谓的社会固化的目标；但至少可以使自己的

情感变得更为丰富一些，不至于使创作停留在那些相对单质的单向的呈现。文学艺术的关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可以类比。科学是技术实现的基础，它是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性的；而各种艺术也多有技术（技巧）性的一面，却以文学为母体，因为文学根本的一面是精神性、情感性的。这种精神情感，在李晁的创作中也需要拓宽、突破与发展。

其实，不能对李晁的作品说出更多的话了。有的只是期望和祝福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总序：	袁 鹰	1
序：成长的历史	吴秉杰	1
朝南朝北		1
空房子		39
何人斯		55
步履不停		70
天作之合		104
单行道		120
双婴记		151
一个人的坏天气		179

朝南朝北

朝南是下午从游戏机房走出来的，此前，他没有听说龙卷风的任何消息，只是奇怪今天的游戏机房怎么没人？游戏机房老板在朝南离开时对他说，快回家吧，龙卷风就要来了。

朝南挎着那只吊带过长的书包，轻蔑地说，龙卷风？怎么可能有龙卷风呢？

朝南的家在铁葫芦街唯一一条人字形斜坡上，那里是铁葫芦街的制高点，散乱着七八十年代的建筑，朝南就住在那栋古老、阴暗的大楼里。

朝南一如往常走进院子。孤寡老人兆德正在一个簸箕里拨弄他心爱的萝卜干，看见朝南后，悄声说，你妈到处找你，龙卷风就要来了。

朝南哼了一声，表示对龙卷风或兆德老人的不屑，他说，让他们去找吧，反正龙卷风刮不倒我。

朝南穿过昏暗的楼道，不小心碰到了四处堆积的蜂窝煤，朝南拍拍衬衣的边，随口

骂了一句。

你死哪儿去了？我们到处找你。母亲沈玉责怪道。

朝南撒谎说，我去小乱他们家了。

沈玉说，你瞎跑什么，害得你爸和你哥找你去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
朝南回答，有什么好找的，不就是龙卷风嘛。

朝北回来的时候，怒气冲冲，他对沈玉说，我就说不用找，他还比我先回来。

朝南父亲回来时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他总是默不作声，一回到家就坐到围棋前，自己和自己下起来。

黄昏时，天色出奇的暗，黑云压城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，雷声响起时，朝南一家正在吃晚饭。沈玉对丈夫说，你说这龙卷风有多大威力，会不会把房子刮倒？

丈夫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解释说，这不好讲，有的龙卷风就能把房子刮倒，汽车都会飞起来，关键看风的级数大不大。

沈玉又问，这次龙卷风有多大级数？我们这栋老楼安不安全？

丈夫正要回答却被朝北抢白过去，朝北说，倒了还好，再也不用住这破楼了。

朝南如同饕餮兽一样风卷残云。他懒得和家人在饭桌上讨论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，吃完饭就回到自己房间。这间卧室是和哥哥朝北共享的，床是一张上下铺的铁床，是父亲从单位上搬来的。朝南睡下铺，朝北睡上铺。朝南斜躺在床上，琢磨游戏中的一些技法。他的狗佐佐木用爪子推开门跑了进来，朝南便从床上跃下，对着佐佐木做了一套游戏中的格斗动作，打得佐佐木眼花缭乱，连连后退。

朝北进来时讥笑了朝南的动作，他说，打狗算什么本事。

朝南哼一声，懒得和哥哥斗嘴，他知道哥哥是铁葫芦街一

霸，曾是海南的手下，在海南入狱后声名鹊起。窗外刮过一阵飒飒作响的夜风，院子里的紫槐弱不禁风，朝南幻想着龙卷风早点到来，最好把学校刮得支离破碎，片瓦不留。就在朝南想象中暴雨首先来临，粗大的雨点愤怒地敲击地面，仿佛与大地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佐佐木在雷声中缩作一团，它趴在朝南的床边，不时围着自己的尾巴转悠。

一年前，佐佐木就是在这样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来到朝南的门前的。那天，朝南正准备蒙头大睡，一阵微弱的呻吟却断断续续从窗外飘了进来，朝南拧亮床头灯，兴奋地爬到朝北的床头，掀开被子说，你听见吗？好像是只小狗的声音。他看见朝北的右手伸在短裤里，于是他又问，你在干什么？

朝北恼怒地推开了朝南，咬牙切齿回答，他妈的，别烦我。

朝南偷偷摸摸打开了房门。在楼道里，他踩到一团软软的东西，那团东西即时尖叫一声，于是朝南便发现了饥寒交迫的佐佐木。他把它抱了回来。朝北往地上扔卫生纸时，发现朝南手里抱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于是难得兴致起来，嘿，那是什么？一只猫吗？

朝南说，是只小狗。

佐佐木在朝南的房间隐居下来。后来沈玉发现了家中的异常。夜晚她总能听见小狗的狺狺之声，她问一旁沉睡的丈夫，老李，你听什么声音？

朝南的父亲满不在乎地回答，狗叫有什么奇怪的。

沈玉暗自嘀咕，没听说邻居养了狗啊。

老李趁机讲，邻居养狗也要你同意，你管得也太宽了。

沈玉对深夜狗吠一直不能释怀，白天询问兄弟俩，你们听见狗叫了吗？好像就在咱们家。

朝南拒不承认，胡诌说，是外面的野狗在叫。

朝北干脆不讲话，他不反对朝南在卧室里养狗，这样朝南